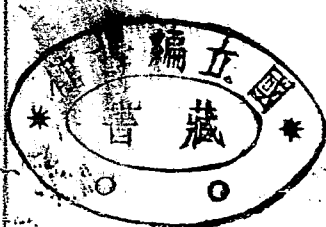


胡紹軒著

病院鎗聲

劇本選輯之三



國立編譯館
社會組藏書

國立編譯館社會組
舒蔚青先生藏書

中華書局印行

129

三之輯選本劇

聲鎗院病

著 軒 紹 胡

行印司公書圖中華

1940

病院鑄聲目錄

一、病院鑄聲.....	(一)
二、航線上.....	(一五)

病院鎗聲

時間：某日夜晚。

地點：一個醫院的裏邊。

人物：女看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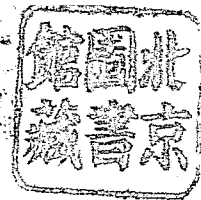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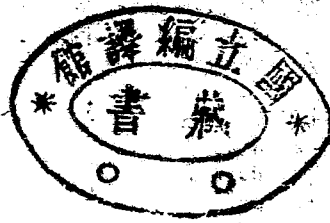
醫師主任

助手

教員

工役

佈景：在一個外國人開設的醫院裏，有一間某中國醫師主任的特設辦公室。室的佈置很簡單，正中是一長沙發，沙發的右邊置一小藥櫃，左方有一書桌和一轉椅，書桌後有一門通臥室。右方置一茶几和兩把沙發椅，右



(南)

前方有一門，通外面。

慕蓉：當司幕之聲響過以後，我們就聽見……

女：（尖聲）哎喲！

男：（狂笑）哈哈哈哈哈……

幕帷輕輕地開了。

一男一女站在書桌的跟前，面，朝內。
男的底笑聲還在空中繚繞着。

女的離開了男的底身邊，做出一個使氣的樣子。

看護：（走了幾步，回過頭來，以一種愛和恨交織着的目光斜望着男的。）你膽
哪！我的手給你捏痛啦！（低下頭來，左手撫摩着右手。）

醫師：哈哈！誰叫你給手送過來的？

看護：是你呀！

醫師我：

看護：不是嗎？你叫我戴上給你瞧嘛！你瞧，（將右手伸出，人跟着向前走上兩步。）你真……（故意不說下去，做出一個憤怒的樣子）

醫師：真什麼？

看護：真小氣！你瞧，買這一點小的。

醫師：小！嚇嚇！金子一百三十八換哪，兩錢重，還要加上手工錢，化了三十多塊哩！

看護：三十多塊！哼，傷了你的心，是吧？

醫師：曼莉！怎麼啦！這一兩個月來，我對你還用少了錢麼？坐汽車。吃大菜，

買手錶，製新衣服，……

看護：得啦！得啦！我叫給我買一對金鐲子你都不答理。

醫師：你那一天說的？

看護：前天。

醫師：前天？（回憶）啊！是是是，我這兩天沒有這樣多的錢啦！

看護：沒有錢！哼！（冷笑）騙誰？

醫師：誰騙你呢？

看護：不騙我嗎？前天早上，院長給誰兩千塊錢？

醫師：啊啊，那是活動費呀！

看護：活動費！你起碼可以活動幾百塊錢到腰包裏去。

醫師：得！曼莉！我今天還有事情找你幫忙呢。

看護：哼！（磨聲地）有事，就知道找我嗎？

醫師：還是照前天晚上那樣。

看護：（忽然正色地）那都好辦，……我問你。（走近書桌）

醫師：（坐下）問我什麼？

看護：金鐲子，到底買不買？

醫師：（笑）買，買，一定買！

看護：什麼時候買呢？

醫師：你說什麼時候？

看護：我說明天。

醫師：明天？

看護：怎樣？不願意，是不是？……啊！我知道啦！哈哈……

醫師：你知道什麼？

看護：我知道你還要給「那一位」買了再說，是不是？

醫師：胡說！你這簡直是胡說八道！那兒有那麼一回事呢？好，好！明天買！明

天買！不過，有個條件，要今天的事情辦妥了，明天能夠領得獎金，就買

看護：那沒有什麼不可以，橫直在你的指導之下，是沒有辦不妥的。

醫師：真的，我倒有一件事要問你，……（直望着女看護，不說下去。）

看護：什麼？

醫師：嗯……（望着她）

看護：說呀！

醫師：你過來！

（看護走攏去，醫師站了起來，抓住她的手。）

醫師：我問你，你真的愛不愛我？

（看護不作聲，用熱烈的眼光望着他笑；他舉起她的手，預備狂吻。窸！

窸！門外忽然傳來一個敲門的聲音，他丟下她的手，她，即忙走到一邊去。）

醫師：誰？

聲音：是我。

醫師：進來。

（一下簷，推開了房門，一個年紀輕輕的助手站在門邊。）

助手：張主任！

醫師：幹嗎？

助手：你昨天約他今晚談話的那位先生，已經來啦。

醫師：在什麼地方？

助手：在他兒子的病房裏。

醫師：唔！你先去，我就來。

（助手下）

醫師：（對看護）記得吧！照前天晚上那樣

看護：我知道。

（醫師走到門邊）

看護：你記得吧！明天！

醫師：（回過頭）什麼明天……哦！是是……（笑）

（醫師下，看護背轉身，在撫弄藥瓶。助手輕輕地溜了進來，即忙把門關好，身靠着門，望着曼莉的背影。）

助手：曼莉！

看護：（急轉身）哦！是你！

助手：你呆在這兒幹什麼？

看護：張主任要配藥，叫我在這兒幫忙。

助手：真的嗎？

看護：誰騙你！

助手：（走攏去，聲音輕輕地）我問你，你們女人對於男人到底是愛漂亮的，還

是愛醜的？

看護：你這問話是什麼意思？

助手：沒有什麼。

看護：當然是愛漂亮的哪！

助手：（嘻笑地）你說：是張醫師漂亮，還是漂亮屬於我？

看護：當然是你哪，你的年紀又輕輕的。

助手：我不相信，你真愛我！你不就便愛一個醫師主任，而愛我這麼一個窮小子

醫師助手嗎？

看護：（撒嬌地）我不準你這樣說，小陳，你要知道：愛情，是不管這些的。

助手：那麼，你答應我，什麼時候訂婚？

看護：（故意的）你說什麼？

助手：我們什麼時候訂婚？

看護：（故作驚訝）訂婚？哼！（走到書桌的邊沿）

助手：（走過去，小聲地。）曼莉！請你說話輕一點！（回頭看房門）

看護：（回轉身）我問你，你是真心愛我嗎？

助手：我怎麼不是真心愛你呢？我那次在酒館裏不是對你說得很明白嗎？

看護：很明白！哈哈！就是那次在酒館裏，你很高興的說，你不久也許要幹一次

很有意義的事情；後來我問你，你就沒有對我說明白。

助手：我沒有說呀！那也許是我喝醉了酒！

看護：喝醉了酒！「酒後吐真言」！你知道嗎？

助手：沒有，沒有，沒有那回事。

看護：哼！我知道你對我沒有真心。

助手：（急）誰說我對你沒有真心？

看護：我說你對我沒有真心

助手：你怎麼能斷定我對你沒有真心？

看護：你究竟要幹一件什麼事，為什麼不對我說明白？

助手：我的事，你何必一定要弄得那麼清楚呢？

看護：假如，我是你心愛的人，是你未婚妻的話，我能不能……

助手：好！得啦！得啦！我告訴你：（四週望了一下，把聲音放得低低地）我實在不願意待在這兒了，我若不是爲了你，我老早就離開了這個地方，你知道，我來在這兒，才兩個多月，先前，我還不覺得，最近一個月來，我才感覺到這個醫院裏的情形，有一點兒古怪，所以我在那次喝酒的時候，我就打算，在離開這兒之前，如果碰着機會，我就準備幹一件事情……

看護：（阻止地）你聽，是誰的脚步？

助手：（靜聽）真的。

看護：是張主任來了，你聽，他們還在談話。

助手：怎麼辦？這樣給他看見是會……

（看護急止之，以手指內室，助手閃了進去。）

（看護即忙走到門邊，拉開了房門，張主任和一位客人走了進來。）

醫師：（對客）請坐請坐！

（客人就坐在正中的沙發上，醫師坐在轉椅上。）

醫師：周先生府上是……？

教員：敝處就是此地，原籍是江西。

醫師：江西！好極了，咱們還是同鄉。

（醫師一邊說着，一邊在書桌的抽屜裏找尋東西。）

醫師：周先生現在除教書以外，還兼了別的事情沒有？

教員：沒有。

醫師：啊！沒有，教書真是一件苦事情哪！（說着站了起來，走到女看護的身邊

，將一個東西塞在她的手中，口裏說：「藥配好了吧？」

看護：（笑）配好啦。

（醫師走回原位。）

教員：張主任，我那個小孩的病，該不要緊吧！

醫師：不要緊，不要緊。

教員：要特別請張主任勞神，勞神！

醫師：那當然哪！咱們還是同鄉。王小姐，你去吩咐李小姐，叫她特別照護三十
四號房間的那位周先生。

看護：（答應一聲，即轉身下，剛剛要把房門帶攏的時候，她又推開了，伸進一
個頭來。）

醫師：你要什麼？

看護：不要什麼。（她向內面臥室的門望了一下，就乓的一聲把房門帶攏了。）

醫師：周先生！你府上有多少人？

教員：舍下有十一人，有一個老母親，……

醫師：哦！你的老人家還在嗎？

教員：她今年有七十歲了。……有一個內人，有六個小孩，大兒子已經完了婚，

他雖然在一個私立的大學舉了業，然而至今還沒有找着事情，他還生了一個小孩，只有半歲，住在這醫院裏的，就是我的第二個男孩。

醫師：周先生每月的薪水大概是多少呢？

教員：哎！每月祇幾十塊錢，自從民國二十年的大水以後，此地的教員也不值錢了。

醫師：那末，你府上怎過活呢？幾十塊錢養活這一大家人未免太苦啦！

教員：雖然苦一點，還可以馬馬虎虎的過去。

醫師：我前天與你第二個世兄談起來，聽說你的環境並不很好；同時又聽說你是

留過東洋的，所以我就想約你談談。

不醫教員錯，我早年曾到過東洋，不過，現在倒不管留洋不留洋，就是留學西洋的人，回來也是一樣的沒有辦法。

：師：不過我覺得在現在倒是留東洋的人，還有一點出路。

教員：唔！（瞪着兩隻眼睛）

醫師：留東洋的學生，多少對於東洋總有一點印象，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教員：……

醫師：我相信周先生對於他們也一定沒有什麼惡感。

教員：……

醫師：所以我準備找周先生來幫忙，幫忙。

（當教員的人都是思想比較靈活一點的人，周的心裏早已明白，弄得目瞪口呆。可是，張主任并不等他的回答，即忙從抽屜裏拿出一本簿子來，遞

給他。)

醫師：你先看看！

教員：(翻開簿子，手發抖。)

師：這裏面，各方面的人都有，政界，軍界，商界，學界；就是你們教育界的恐怕也有不少。

教員：(一頁頁的翻着，每一頁上都貼有一張像片。有時候，他望着一張像片仔細的瞧着，又彷彿在回憶什麼，接着又是一陣發抖。)

醫師：你過細瞧吧！也許有你的熟人在裏面。(他說着，一面就在抽屜裏又拿出一張空表來。)周先生，請你填填吧！請你幫忙，幫忙。

教員：(站起來，走到書桌跟前，將簿子放在桌上。)那當然幫忙，我從前聽見幾個朋友說過，我很早就想進來，總找不着一個路線。……

醫師：(即忙站了起來)那很好！你就在這兒填填吧！(指着表)這上面有：姓

名，年齡，性別，籍貫，出身，職業，住址，都寫清楚。在姓名的下面按一個手印，像片可以以後帶來。這下面的薪給，職務等項，讓我來填。

教員：不過，……

醫師：（抬起頭來）不過什麼？

教員：我想回去約幾個朋友一道來填，因為他們也想參加到這個團體裏面！

醫師：那又何必呢？他們以後再說吧！

教員：我想還是約了他們一道來的好些，因為有幾個熟手比較……

醫師：那倒不一定，橫直工作都是分開做的。

教員：我想還是介紹他們進來比較好，因為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小；我已經是將近

五十歲的人了，恐怕因為腦力的不足，反把事情弄錯。

醫師：年紀倒沒有關係，你瞧，（翻簿子）這個不是五十七歲嗎？……這個不是

六十四歲嗎？……那都沒有關係。哦！我還沒有對你說：這裏面的薪水呀，

有五塊的，十塊的，三十塊的，五十塊的，八十塊的，一百塊的，兩百塊的，三百塊的；共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等，如有特殊功勞，還有特別獎金。你老兄進來，那當然囉！我們還是同鄉，那一定可以列入二三等裏。

教員：那，……

醫師：哦！這裏有兩百塊錢，你可以先拿去用用。

（他在身邊摸出一扎票子來，遞與周，周接了票子，對票子望了一下，低下頭。）

教員：（一會兒，猛的抬起頭來。）張主任，這個錢，我以後再來拿吧！（將鈔票放還桌上。）

醫師：也好！那麼，你今天先把表填了再說。

教員：表！我今天不能填。

醫師：你只簽一個字，蓋一個手印，好吧！其餘的都讓我來填，你是住在……

教員：簽字也不能！

醫師：爲什麼？

教員：張主任，老實告訴你，我不能！

醫師：你真的不能？

教員：（堅決地）不能。

醫師：好！（即忙在裏面抽腔裏拿出一隻手槍，向桌子上面一拍）你能不能？

（教員大驚失色，倒退幾步。）

醫師：（吼）過來！

教員：……

醫師：簽字！

教員：……

醫師：（眼睛望着頂部）一個人總要知趣，總要知道好歹，我對你這樣的客氣，

可是你……（也可說是情急智生吧！教員趁張醫師的眼光沒有注意到他的時候，就向門邊溜了兩步，他想跑。伸出右手，去扭門的「把手」，只聽得響了兩下，門依然關着，不知被誰給鎖了）

醫師：（掉過頭）你，你想跑！……哈哈……

教員：（僵聲）我……我不是想跑。張主任！（走近前）我求你……念在同鄉。

醫師：同鄉！誰是你的同鄉！我又不是江西省的人呢。……同鄉！簽字才是我的

同鄉。

教員：我不能，我不能做這樣的事。

醫師：爲什麼不能做這樣的事？有錢拿，又沒有什麼危險。

教員：張主任！請你饒了我吧！我的母親她老人家在我還小的時候，常常把吳三

桂洪承疇的故事講給我聽，我現在也常常把這些話教訓我的孩子，教他們

不要做……

醫師：你別在這兒嚕囑！你到底簽不簽字？

教員：（流淚）張主任，請你饒了我，我不能！

醫師：你真的不能？

（教員流淚不語，只顧搖頭。慢慢地低了下去。）

醫師：（拿起槍向桌上拍了一下，接着就舉起，對着周。）你到底能不能？

（周大驚，嚇得抬起頭來，倒退兩步。拍！一下槍聲。教員昏迷。醫師倒地，臥室門空裏露出一個人影。）

教員：（清醒，睜開眼睛，看見醫師倒地，頗爲驚恐。）

（看護即忙打開外面的鎖，走了進來。）

看護：（見醫師倒地，驚。）呀！（走攏去俯身視察，見醫師已死，即忙站起來，

望着周。）是誰放的槍？

助手：（出現在門邊）是我！

看護：（回過頭，很驚奇地望着助手。）你怎麼有槍？

助手：（指死者）你問他，問這臥室的主人。（走前兩步）你們幹的好事！曼莉！

我以前以為你真是一個很純潔的女孩。我現在才知道你也是一個傷害中華民國的兇手。我以前以為這東洋醫院真是一個做慈善事業的團體，現在，才完全全的明白，在這「慈善」的外衣裏面，包藏了無限的罪惡。……

看護：小陳……

助手：（厲聲）沒有話說。（對教員）周先生，我們走！

（助手偕周急下。）

看護：小陳，小陳（向門外走，走到門邊見一工役進來，即退一步。）

工役：黃小姐，是不是喊我？

看護：（略略遲疑）哦！老陳，你快去報告院長，你說張主任剛才試驗槍的時候，走了火，受重傷。此刻已斷了氣。

工役：是的，剛才院長也聽見槍聲，叫我來查問的。

看護：好！你快去！

（工役下，看護望着屍首，俄而，抬起頭，向長天嘆了一口怨氣。）

——幕落——

一九三八，十二，二十一。於重慶。

航線上

一名「四等艙」

時間：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黎明

地點：漢宜航線之一外輪四等艙

人物：

許菲——女劇人，年二十歲，天真活潑，富於愛國思想，曾參加各救亡團體

工作數月。

余克利——男，音樂家，年二十六歲，愛好音樂，熱情，極度樂觀。

吳悅——男，文藝作家，年二十八歲，沉靜，富於同情及愛國心。

茶房甲——年三十歲，勇敢，剛強，機智，對時事頗留意，爲人誠懇，全船茶

房水手均極信賴。

茶房乙——機警，純正，年近三十。

小毛兒——廚房某之子，年十二四歲，聰敏。

茶房頭——年三十七歲，奸狡，貪財，兇惡。

難民某——年五十餘，一可憐的老頭。

買辦——年三十五歲，貪財，陰險，毫無國家觀念。

船主——年近三十五歲，外國人。

女客甲——年近四十，小康之家的婦女。

女客乙——年三十七八歲，頗富有。

女客丙——年二十六歲，在病中。

乘客羣

水手羣

難民羣

佈景：四等艙的一角，望過去好似一個不等邊的三角形。以舞台右邊的尺度爲最小，這就是說，這個直角三角形的角度是偏在舞台的右方。「請注意：舞台的右方。」就在這右方，靠裏邊有一由衣箱行李之類堆成的高鋪，鋪周圍又堆了許多網籃和行李。右前方有一門，通船後梢。靠左邊，有一不高也不低的寬鋪，鋪裏面又懸着一塊木板，上下兩層，好似三等艙裏面的連鋪。這連鋪的左邊又毗連着一高鋪，連鋪的前面偏右一點（就是舞台的正中）有一較寬的低鋪。當然，這些鋪也是衣箱，行李之類堆成的，另外還堆了許多零亂的東西，由這些東西的空隙裏，從左前方可以走到艙裏面去。（註：爲了演出的方便，在不變動劇中人的位置的原則下，佈景可由導演者另行設計）幕啓：營幕布輕輕地被拉開時，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年近四十的女客睡在低鋪裏面，另外又有一個頭繫布巾的帶着病容的女客睡在左邊的高鋪上，中間的

連鋪也睡着兩個人，一個是音樂家余克利，一個是女劇人許菲，右邊的高鋪上空空地，被，掀開着。少頃，音樂家在那吊鋪上翻了一個身，接着睜開了眼睛，昂起頭來，向女劇人望了一下，順手就在吊鋪下面，摸了一隻提琴，拉了一個很短的悠靜的曲子，女劇人向外翻了一個身，音樂家又望了她一下，接着，他想起了他睡的這隻搖籃，於是又拉起了一隻歌曲了，女劇人睜開了她玲瓏的眼睛，絲毫不動的，跟着琴聲慢慢地哼起：

許菲：（哼）搖————搖——我的——小——寶——寶——

克利：（停琴）許菲！（糾起半個身子）

許菲：什麼？

克利：（笑着）別唱了吧！

許菲：（掀開半截被子）爲什麼？

克利：唱的怪難聽的。

許菲：誰叫，你拉這隻曲子哪？

克利：我是想起了我這隻好床，（坐起）你瞧，這不像個搖籃嗎？

許菲：（也坐起）難道你就不像個小孩嗎？整天地瞎胡鬧。（向四週望了一下）你瞧，別人還睡着啦！假如我是你的媽呀！……（說後又不好意思地蒙住嘴

笑）

克利：許菲，不准瞎胡說！

許菲：（笑着，抬頭看對面的。）哦！吳先生呢？

（茶房乙走了進來）

克利：茶房，你看見對面舖的吳先生沒有？

茶房乙：吳先生嗎？他，他老早就跑上樓去啦！

克利：現在幾點鐘？

茶房乙：大概五點鐘有了吧！

克利：天亮沒有？

茶房乙：快啦！

許菲：（對克利）大概我們的作家又是欣賞風景去了吧！

克利：可不是。

許菲：你們真是大生的一對。……

克利：一對什麼？

許菲：一對活寶貝。

克利：（微怒地）別胡說！

許菲：（笑着）可不是！一個還沒有天亮就跑去看風景，一個還沒有醒明白就拉

提琴。

克利：那末，你又爲什麼沒有睜開眼睛就唱歌呢？

許菲：你知道我沒睜開眼睛？

克利：我怎不知道！

女丙：（翻了一個身）哎喲！

（克利即忙回過頭去望着）

許菲：你瞧，人家病人都給你吵醒哪！

女丙：沒關係，許小姐！

許菲：你病好了一點吧？

女丙：謝謝您，我好了一點。

（克利夾了一件衣服，從床上爬了下來）

許菲：下去嗎？

克利：我想去看一看我們的文藝作家。

（克利走了出去，許菲在整理頭髮和衣服，廚役小毛兒走了進來。）

小毛：（對坐在門邊的茶房乙）喂，你昨天拿的那個盤子呢？

茶房乙：幹什麼？

小毛：開稀飯啦！要裝菜呀！

茶房乙：我跟你說，小毛，你今兒個別再把菜潑啦！（在門邊拿出一個小磁盤來給他）你再不省心，我要告訴你爸爸打你。

（小毛拿着盤子，笑着臉兒走了出去）

茶房乙：你笑哇！

（小毛又走了進來）。

小毛：啊！我跟你說句話。

茶房乙：你說！

小毛：你把耳朵湊過來！

茶房乙：（笑）你這個小壞蛋，你想在老子面前耍把戲。

小毛：是真的，我有句要緊的話。

茶房乙：滾你的，管你媽的真的假的。

小毛：我告訴你一個，（即忙殺住話，獐頭獐腦地，回頭向外瞟了一下，又回過頭來輕輕地）我告訴你一個要緊的消息。

乙：我不信。

小毛：你抓住我的手，我不跑，好吧？

（茶房乙真的抓住了小毛的手，小毛湊着乙的耳朵在輕輕地說着話，許菲停止了工作，好奇地望着他們。）

乙：是真的嗎？

小毛：怎麼不真！

乙：你怎麼聽到的？

小毛：昨天半夜裏，他們要我爸爸弄兩碗鷄蛋，我送去的時候，就聽見他們正在商量着，我就趕快退了出來，在門外，我又偷偷地聽了半天。

(乙，微微點頭，把小毛的手鬆了。)

女丙：(翻了一個身)哎，啲！

小毛：我走啦。

乙：好，如果聽到消息就來告訴我們。

(小毛點頭下，睡在低舖的人也醒了，在翻動着。)

乙：走到左邊，很性急地向內喊老劉，老劉！

(茶房甲在內應)

乙：該你值班啦，快起來！

甲：(在內)天亮沒有？

乙：快啦！

甲：(在內)好！我馬上就起來。

乙：快點，快點！

甲：（在內）急什麼，難道你多呆五分鐘就不成嗎？

乙：（回頭向外面望了一下，接着又回過頭去）不是，你快下來，我有話要跟你說。（少頃，甲，披衣上）

甲：什麼話？

（乙即忙湊在甲的耳朵旁，輕輕地說着，甲，還在扣着他的上衣，許菲，很好奇地望着他們。）

乙：（輕聲地）你快去告訴他們！

甲：我就去。

（甲下，乙停留在門邊，睡在低舖的人爬了起來，在坐着穿衣服。）

許菲：（望着他們）你們醒啦嗎？

女甲：（抬頭望着許菲笑了笑，接着又苦下臉來。）唉！睡着真不舒服！（對乙）你呢？

女乙：我還不是一樣。我真後悔，真不該出來。

女甲：可不是，睡在家裏多舒服。就是我那個老鬼，一次兩次的電報要我離開。

女乙：其實，住在「特區」裏，怕什麼。就是日本人打來了，還不是一樣的過日子。

許菲：（冷笑一聲）嚇！我看還是離開的好吧，萬一武漢不守了，別說住在特區，就是住在租界裏面，也有相當的危險哪。

女丙：（翻了一個身）哎，喲！

女甲：（急聲喊）茶房，茶房！

（茶房乙走近）

女甲：今天有熱水沒有？

茶房乙：對不起，實在勻不出來。只有一個爐子燒，頭等艙裏要，二等艙裏要，三等艙裏也要。

女甲：難道四等船裏就不是人？

茶房乙：（帶笑的）話不是這麼說，只怪客人太多了，船又小，爐子又少，實在分配不過來。

女乙：真要命，兩天沒有用熱水洗臉了，活受罪！

女丙：（慢慢地）受罪呀！這還算好的，你們不知道，當我們去年從南京退出的時候，那才受罪呢。你說不出來吧，又不成，我有兩個親戚，她們是南京失陷以後才逃出來的，據她們說，她們真受夠了那日本兵的欺侮！

（茶房乙下）

許菲：可不是，等到敵人打到我們的跟前來了，我們還有好日子過嗎？你說你住租界，他們會不讓米糧運進去，餓死你；你說你住特區，他們會把你趕走，或抓去，隨便的殺害你，欺侮你，你受得了嗎？再說呢。即令有租界可住，也住不長，住不安逸，譬如天津吧！鬼子們最近就在驅使那些漢奸們

，說要收回租界。

女丙：（慢慢地）所以我帶病，也要逃出來。

（余克利匆匆上）

克利：許菲，許菲！

許菲：克利，你幹嗎這樣高興？

克利：不是，告訴你，作家給我抓來了。

（作家吳悅上，他披着一件毛氈。）

吳悅：許小姐，早。

許菲：誰有你早，沒天亮就跑了出去。

吳悅：（微笑地）我是想看一看黎明前江中的風景。

（吳悅站在池鋪位的旁邊，克利跳上了他的鋪位，女客甲，乙，拿了一點紙，走了出去。）

許菲：你真不愧是一個作家，到處都留意，那末，請你告訴我，黎明前江中的風景是怎麼樣的？

克利：那當然是美極了。

吳悅：美，是不成問題。你想，由於那一片魚白色的天空，照着這幽美的水流，有時候，這流水被晨風吹起了微波，遠遠地，有三兩隻漁船在微波中飄盪着，這種圖畫，你想還不美嗎？……

許菲：美極了！

吳悅：不過，你得當心，不一會的工夫，天，就變成了一片黑，彷彿，魔鬼撒下了他黑色的魔網，彷彿是烏雲蠶在天邊，彷彿是敵人放下了烟幕，彷彿是一大羣烏鴉飛過你的眼前。整個的大地剎那間變成漆黑的一團。那時候，我站在船頭真有一點害怕，我深怕這黑暗會無情的把我吞沒。可是，不一會，魔鬼退了，烏雲散了，敵人跑了，烏鴉飛了：天邊，流水，漁船，一

切恢復了原狀，而且更加美麗光明了。

許菲：（稱贊地）你真形容得好！

克利：（取笑地）怎麼叫「作家」呢？

吳悅：（沒有理他）我當時就有一個感想，我以為我們的國家也是這樣的情形。我們的國家在現時所處的環境，就好像在黎明之前的那一陣黑暗一樣，漆黑一團，真叫人難受，叫人害怕！可是，你不要統心，（聲漸大）不要躲避，不要逃走，只要每個人都站穩脚步，各人都站在各人所應站立的崗位上，（聲轉小）那末，你靜聽着，眼望着，（輕聲而有力地）「光明」終久是會來到的。（激昂地）我們終久是會衝破黑暗，我們終久是會打退那個魔鬼的！許菲：你真比方得好。

吳悅：假使我那個時候很胆小地即刻離開船頭，在黑暗中，也許會失足掉在水裏。
許菲：你說的很對。

克利：哦！許菲，他還作了一首歌呢。

許菲：（歡喜地望着吳悅）真的嗎？

克利：我已經替他譜好曲子。

許菲：難怪你們在外面呆了那麼半天！

克利（拿起琴）不過，作得不好就是，哦！吳悅，你別誤會，我是說我的曲子作得

不好。

吳悅：那裏，跟本歌就作壞啦。

許菲：都好，都好，吳先生，請您唱給我聽聽好嗎？

吳悅：也未嘗不可以。

許菲：克利，你把琴拉拉看。

（克利拉琴）

吳悅：（歌）我們在洪濤中勇往直前，

任憑你，敵人放出毒烟，

烏鴉飛過眼簾；

不怕你，魔鬼撒下死網，

黑雲蓋在天邊。

幹！同心合力，克服一切艱難。

看：敵人逃，烏鴉飛，魔鬼退，黑雲散；

光明呈在面前！

勝利就在明天！

克利：（對菲）好不好？

吳悅：對啦，請我們的女劇人賜以批評。

許菲：好極啦，好極啦，很有力量。

（女甲和女乙走了進來）

女甲：（愁眉頭）真髒，真髒，腳都沒有地方放！

女乙：真是活受罪！

（她們兩人走回原鋪）

許菲：真的，這船怎麼這樣髒？

克利：人多船小，又是在船後梢，怎麼不髒？

許菲：幹嗎這艙裏面也是這樣髒呢？

克利：告訴你吧，這是什麼艙！在從前，走長江的船除大餐間外，只有三種票，就是官艙，房艙，統艙；現在客多，票價都提高了，於是除大餐間外，就將船票分了四等，買四等票的人，就塞在這個艙裏面，你要知道：這種艙在過去都是裝貨的，現在既然裝人，當然不好照以前一樣叫做貨艙囉，無以名之美之曰「四等艙」。你想，這四等艙該髒不髒？

許菲：幸虧從前是裝貨，假如從前是裝豬的話，……

克利：那麼，你現在就是一個「豬」啦！

（大家笑）

吳悅：你們真有意思！

許菲：怎麼，作家又有什麼感想了嗎？

吳悅：沒有什麼感想，我只認為你們兩個很好，一個是音樂家，一個是女劇人，

會說，會唱，不過是現在這個時期，戀愛是可以的，結婚，……………

茶房頭目：（在外大聲）滾開！滾開！

聲：（在外）我求您！頭腦！

頭目：（在外）滾開！那兒有開水！

聲：（在外）請你答應給一點吧！頭腦！他們說只要你答應一聲就成。

頭目：沒有，沒有！（提旱烟袋進，又回頭）老王，你不要給呀！連四等艙的客人

都沒有開水洗臉，還有開水給他！

克利：（幽默地）我們不要「臉」，要「臉」還坐四等艙嗎？

（一個可憐的老頭出現在門邊）

難民某：頭腦，請您給一點吧！因為有個病人身上很不舒服，……………

頭目：舒服，逃難的人！當難民，還講舒服！走走走，……………

（對內）先生們，我有一件事情要向各位說一下，這兒有兩塊木牌，「不准吃烟」，「禁止喧嘩」。因為吃烟哪！在這個艙裏面很危險，因為這個艙裏

面的貨裝得很多！……………

吳悅：（厭煩的）知道啦！知道啦！你不是說過好幾遍了嗎？

頭目：（輕輕地）不是，先生，我們船主已經吩咐過，叫每天早晨向各位說一遍的

。（邊說邊擦火柴吃烟）

吳悅：你這是幹什麼？

頭目：（帶笑的）哦哦！我這不要緊，我馬上就要出去的。

許菲：（忍不住大笑）哈哈……

（克利和幾位婦人，也都笑了起來）

頭目：先生們，請勿喧嘩！

許菲：哈哈……

吳悅：（也微笑的）嚇嚇……

（茶房頭目向許菲望了一下，無可奈何地移動了脚步，走到門邊）

頭目：（喊）老劉，老劉，這艙裏面沒有人哪！（略停）老張，老張，嘯！怎麼一個

人也沒有！人都到那兒去啦！（走出）老張！老張！……

許菲：哦！我告訴你們，這船在今天恐怕會發生一件什麼事情。

吳悅：嗯！恐怕是有什麼事情，在船頭裏，我看見一個小伙子和一羣水手們在談

話着，好像在商量什麼大事似的。

許菲：小伙子，是什麼樣的小伙子？

吳悅：就是常常進來幫忙開飯的那個十三四歲的小廚房。

許菲：可不是，我也是看見他跑到這個艙裏而來，和一個茶房嘰嘰咕咕地談了一些話，後來，……

（茶房乙走了進來，許菲的話被打斷。）

乙：（走到左邊，對內）王大嫂，你快起來，快起來捆行李。

吳悅：茶房，你喊誰捆行李？

乙：喊我們同事老王的王大嫂。哦！各位先生們，你們也都要起來了，也要捆行李！我們自己也得捆行李。

吳悅：爲什麼？

乙：因爲都要上岸啦！

許菲：什麼？爲什麼都要上岸？到宜昌不是還有三四百里嗎？

乙：因爲……

(茶房甲匆匆上)

甲：不，客家們，我們無論如何都不上岸，他們太不講道理了。

克利(跳下鋪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甲正欲說話的時候，茶房頭和買辦入。)

茶房頭：(對茶房甲乙)讓開，讓開，買辦來啦！(對客人)各位客人，請都起來！

我們的買辦有一句話說。

買辦：各位先生，有一件事情，向大家報告。就是我們這個船，今天不開啦，不

繼續向上走啦……

(左邊出現丁許多乘客)

乘客某：爲什麼？

買辦：因爲我們已經接到公司的電報，要在二十五號以前趕回漢口，今天已經是

二十二號啦！

許菲：從沙市到宜昌不是只有一天的路程了嗎？爲什麼遲這一兩天就不成呢？

賈辦：嗯！……好吧！我可以把事實告訴大家，就是在昨天夜晚十一點鐘的

時候，船主接到公司裏面的一個電報，說是漢口快要撤退哪，中國方面，準備在金口封江。我們這隻船，大家都知道，是外國船，所以公司方面，

決定叫我們在封江之前趕回去，好走下游。今天這隻船就得開回去，因爲

昨天已經很晚啦，大家都睡啦，所以沒有說，現在請大家把行李捆好，在

八點鐘以前都上岸去！

女甲：我們的票不是到宜昌的嗎？

賈辦：票還可以算哪；照沙市到宜昌的票價退票。

女丙：（痛苦地）哎！我們上岸到什麼地方去呢？

賈辦：（無情地）這個我可管不了許多。

女乙：我們不走，我們不上岸。

買辦：那不成。

女乙：你把我们帶轉去好啞！

女甲：（覺悟地）不，不，我們不轉去！

（買辦也沒有理他）

許菲：對哪！我們不轉去，我們也不走，我們要「照票行事」。

乘客們：對！我們要「照票行事」！要到宜昌！我們都不走！

買辦：（對茶房頭，不耐煩地）你，你，你叫他們先把外面的難民，趕到岸上去再

說，要快！（回頭走）

吳悅：（大聲）買辦！

（買辦站住，回轉身）

吳悅：（站了起來，教訓地）買辦，你不能這個樣子，你也是一個中國人，你剛才說的什麼話，把他們「趕」走！他們是雞？是鴨？是牛？是馬？你不能依仗

外國人的勢力，來壓迫自己的同胞。不錯，他是難民，沒有錢買票，你要知道，是誰給他們這樣的，告訴你……

（吳悅還欲說下去，買辦已經很不耐煩地，鼓着兩雙眼睛望着他）

買辦：誰聽你這些鬼話。（掉頭就走）

（吳悅站着不動，很生氣地望着他）

買辦：（在外很急的聲音）走走走走！趕快上岸，我們的船不到宜昌哪，我們的船馬上要回頭哪！

吳悅：（衝到門邊，大聲地）同胞們！我們不走！看他們把我們怎麼辦，難道殺了不成！……我們不走！

羣衆的吼聲：我們不走！

（吳悅仍站在門邊）

茶房頭：（站在右邊，吩咐地）老劉，老張，你們兩個趕快替客人打鋪蓋，從這邊

頭（指右邊高舖）一路邊，順着往那邊打過去。

茶房甲：（走到中間，很熱忱地）頭腦，真的就把客人請上岸嗎？

頭：怎樣不真？剛才買辦講了半天，你沒聽見嗎？

甲：把客人扔在半路上，這成什麼話？

頭：你作你的事，少諍話。老張，快快快，快動手！

（茶房乙站在左邊不動）

頭：動手哇！

甲：動手呀！告訴你，我們早已有準備，我們已經商量好哪！如果真的要

退出，他們要把船開下去，我們茶房水手就總辭職。如果你們今天真的

要逼客家們上岸，我們也全體捆舖蓋上岸。

頭：你別「全體」不「全體」的，你只說你幹不幹？

甲：（堅決地）我不幹。

頭：（大聲斥責地）你不幹就跟我去！我把你那份酒錢分給別人，自然有人幹。

甲：有誰？

頭：（和氣地對乙）還有老張。

乙：我不幹。

頭：還有老王。

王：（在外，堅決地）我也不幹。

甲：（冷笑）嘿！你別用反間計來分裂我們，（對外，喊）朋友們！假使他們要把

船開下去，要我們作順民，要我們作臨時的亡國奴，我們幹不幹！

全體茶房和水手：（在外）不幹！不幹！……

某：（在外）他媽的龜孫子才幹！

甲：（對頭腦）龜兒沒有？……（熱忱地）朋友，難道你就願意作順民，你就願

意作亡國奴嗎？

頭：我們這是外國船，有外國人保護，怕什麼？

甲：哼！有外國人保護！你就是爲了想販私貨，想多賺幾個錢，而不顧你那塊臉皮。

頭：（怒）你罵誰？

甲：我罵你。

頭：（舉起拳頭）你罵我就揍你。

甲：（也捲起了袖子）你敢！

（許菲跳下床，吳悅走了進來）

頭：我就要打你。（向甲逼近一步）。

乙：（也捏緊了兩個拳頭用右拳比着他）頭腦，你不能這樣！

（門邊擠了許多人）

全體茶房和水手：（在門邊）頭腦，你不能這樣！

（茶房頭向乙和乘客望了一下，接着又回過頭去望門邊，於是，把手慢慢地放下來。）

許菲：哈哈……

頭：（老羞成怒，對甲）好！你搗亂！你鼓動風潮！我去報告船主。（下）

吳悅：（對乘客羣）各位先生們，我主張我們也要派一個代表去和船主商量。不

知道大家的意思以爲怎樣？

許菲：對哪！我贊成這個主張，我們不能讓那些傢伙們去胡說八道！

乘客們：贊成！

贊成！

好！

大家都贊成！

吳悅：那末，就請各位推一位代表吧！

乘客某：就讀你吳先生去一下好哪！

乘客們：贊成！

贊成！

吳悅：難我麼？

許菲：吳先生，就你去吧！你對他說，你說我們這一船的人，因為船隻的缺少，如果我們在半路上起岸，就要發生許多困難。同時，你也可以告訴他，我們也不願意隨着他的船轉去做順民，做臨時的亡國奴。無論如何，要要求他把我們送到宜昌，也許他會同情我們，答應我們的要求。否則，我們也只有對他不客氣，我們有十足的理由，我們要照票行事。

乘客們：好！

好！

茶房甲：吳先生，你還可以告訴他，如果他們一定要客家們起岸，我們茶房和水

手們就全體不幹！

茶房水手們：（在門邊）對哪！我們全體不幹！

吳悅：好！就這麼吧！

（吳悅正欲下的時候，就聽見一個聲音，）

茶房頭：（在外）是誰說不幹！讓開，讓開，船主來哪！

（擠着，船主從人空裏走了進來，後面跟着茶房頭和買辦。吳悅走到門邊又退了進來。）

吳悅：船主，我們請問你，聽說這隻船不繼續往上開哪！是真的嗎？

船主：是的，因為我接着公司的電報，叫我把這隻船在二十五號以前開轉去。

吳悅：那末，這隻船上的乘客呢？

船主：那沒有辦法，只好請大家上岸。

吳悅：我們的票，不都是到宜昌的嗎？

船主：我剛才不是叫買辦下來說過嗎？票還是可以照退的。

吳悅：船主，並不是退票不退票的問題。問題是在這些乘客們半路上起岸，會發生很多的困難。

船主：這有什麼困難？

吳悅：聽說貴公司每一隻船的船主，在敵國都是很有歷史，很熟悉敵國情形的人，自從盧溝橋事變以來，已有一年零幾個月了，我們的敵人——日本軍閥，是怎樣不顧世界的正義與人道來轟炸我們都市的平民；難道貴船主就不知道嗎？我們爲了不願意作無謂的犧牲，只有向後方遷移。沙市，這個地方并不大，現在已經是「人滿爲患」。如果你現在叫我們這一般人都上岸，不但是個人的經濟困難，找車船不容易，恐怕就連住的地方也要發生問題，所以我代表全體乘客，要求船主特別設法，繼續開行。

船主：是的，我在貴國的歷史雖然不久，也有十多年，你們最近的情形，我也知

道，不過我受了公領的命令，也不能不執行。否則我不但被撤職，並且還要受很嚴厲的處分。

吳悅：船主，即令你這隻船要開轉去，你也要把我們送到宜昌。我們要照票行事。

茶房甲：報告船主，我們全體茶房已經決定，如果這隻船真要開轉去走下游——走上海。那麼，我們就全體辭職，我們不願意做順民。

茶房乙：我們不願做順民。

全體茶房和水手：（在門邊）不做順民！

茶房甲：（對船主）我們不願做臨時的亡國奴。

茶房乙：我們不做亡國奴。

全體茶房和水手：（大聲地）不做亡國奴！

許菲：（站了出來，對船主），請你考慮一下，你們這一次轉去，他們是不是準你

們走下游，還是一個問題。

船主：這倒不成問題，他們事先和敵國政府敵公司都商量好了的。

許菲：船主，難道您就忘了嗎？當他們進攻我國南京的時候，他們不是一再的對你們聲明，只要攻下南京，就讓你們恢復航業，後來，我們退出南京以後，他對你們是個什麼樣的情形？

船主：……

許菲：你們復航了嗎？……（熱忱地）船主，你不要受鬼子們的欺騙！……（激昂地）貴國一次兩次的借款我國，幫助我國抗戰；難道貴船主就不能同情我們這羣乘客，來幫助我們，把我們送到安全地帶，而讓那世界的強盜來殺害我們嗎？

船主：……

許菲：船主！你想想。

船主：（毅然地）好！我同情你們，我受了你們的感動，我知道：日本人是一個狡猾

狡猾家的人民，我現在，情願受我們公司的處分，我答應你們，船不轉去

，繼續往上開。

克利：（鼓掌）好！

大家：（歡欣）好！好！（鼓掌）

船主：（走出，對外）你們水手們快到船頭起錨去，我們馬上就要開船往上走。

（外面一片歡呼聲。）

（船主出，買辦隨下）

（兩邊的人都離去。克利，許菲又跳上了床鋪。）

茶房甲：（對乙）老張，你去睡去，該我值班。

（茶房頭向他們望了一下，輕輕地溜走了。）

（吳悅忙出，即進。）

吳悅：哦！克利！你們出去瞧！美極了！一片蔚藍色的青天，襯着一輪白日，射着滿地的紅光。

克利：（欣樂地，拿起琴）真的嗎？

（從船頭傳來一片歌聲。）

許菲：你們聽！在唱歌。

歌聲：朝起錨呀，咳嘯。

晚拋錨呀，唉嘯；

拋下錨來不怕浪來不怕潮呀，咳嘯。

起起錨來向着光明的路上跑呀，唉嘯。

晚拋錨呀，咳嘯。

朝起錨呀，唉嘯。

（嘩啦，嘩啦，起錨聲。）

朝起鋪喉，唉喲。

晚拋鋪喉，唉喲；

站穩脚步不怕浪來不怕潮喉，唉喲。

鼓起勇氣向着光明的路上跑喉，唉喲。

晚拋鋪喉，唉喲，

朝起鋪喉，唉喲。

（嘩啦，嘩啦，起鋪聲。）

（在歌聲中，克利輕輕地拉着提琴，許菲低低地和着，吳悅爬上了他的床鋪。）

——幕漸落——

一九三八，十一，十，於重慶

附誌：

1. 演出時，關於吊鋪可仍用物件將木板架起來，將被單垂下遮住。木板兩頭再懸以粗繩。望過去好似一個吊着的床鋪。其實，得力的還是架着木板的那些物件。

2. 關於音樂家克利所用的提琴，如不可能，可改用二胡，月琴，或其他的樂器如口琴之類都可以。

『航線上』插曲之一

C 調 2/4

天 明 歌

徐 營作詞
金錫鈞作曲

1. 2. 3.	3. 4. 5.	5. 6. 7.	1.	6.	5.	3.	3. 6. 5. 3. 2.
我們在	洪濤中	勇往直	前	任	憑	你	敵人放出
0 1 2	1 3 1	2 2	1	3. 4	5	3 4	5 6.
毒烟	烏鴉飛	過 眼	難	不 怕	你	魔鬼撒下	
7 1 0	1 3 1	2 2	1	i	0	5 6	5 3
死網	黑雲蓋	在 天	邊	幹		同心合力	
1 5 5 6	7 1 0	i 0	5 6 5 3 4 3	1 3 3	1 2 2	1	3 1
克服一切	艱難	看	敵人逃烏鴉飛	魔鬼退黑雲散		光 明 星	
2 2	1	i 3 i	2	i		i	
在 前		勝利航	在	天			

『航線上』插曲之二

C 調

$\frac{2}{4}$

起 錨 歌

胡紹軒作詞

賀綠汀作曲

(獨唱)

(衆唱)

(獨)

(衆)

$\dot{2} \ \dot{3} \ | \ \dot{1} \ \dot{1} \ | \ \dot{2} \ \dot{3} \ | \ \dot{1} \ | \ \dot{2} \ \dot{3} \ | \ \dot{1} \ 6 \ | \ 5 \ 5 \ 3 \ | \ 2 \ |$

朝起 錨來 咳 呀 嚕 晚拋 錨來 咳 呀 嚕
朝起 錨來 咳 呀 嚕 晚拋 錨來 咳 呀 嚕

(獨)

(衆)

$6 \cdot \dot{1} \ | \ 5 \ 5 \ | \ 5 \ 5 \ 6 \ | \ \dot{1} \ \dot{1} \ | \ \dot{2} \ \dot{2} \ 3 \ | \ \dot{1} \ \dot{1} \ | \ 6 \ 6 \ \dot{1} \ | \ 5 \ |$

拋下 錨來 不 怕 浪來 不 怕 潮嘍 咳 呀 嚕
站穩 脚步 不 怕 浪來 不 怕 潮嘍 咳 呀 嚕

(獨)

(衆)

$\dot{2} \ \dot{3} \ | \ \dot{1} \ \dot{1} \ 6 \ | \ \dot{1} \ \dot{1} \ | \ \dot{2} \ \dot{2} \ 3 \ | \ \dot{1} \ \dot{1} \ | \ 6 \ 6 \ \dot{1} \ | \ 5 \ 5 \ 3 \ | \ 2 \ |$

起起 錨來 向着光明的 路上跑 咳 呀 嚕
鼓起勇氣 向着光明的 路上跑 咳 呀 嚕

(獨)

(衆)

(獨)

(衆)

$2 \ 3 \ | \ 5 \ 5 \ 3 \ | \ 6 \ 6 \ \dot{1} \ | \ 5 \ | \ \dot{1} \ 6 \ | \ \dot{1} \ 6 \ | \ 5 \ 5 \ 3 \ | \ 2 \ |$

晚拋 錨來 咳 呀 嚕 朝起 錨來 咳 呀 嚕
晚拋 錨來 咳 呀 嚕 朝起 錨來 咳 呀 嚕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劇本選輯之三

病院
銷聲

實售四角

著者 胡紹軒

發行者 唐性天

出版者 華中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民生路

北碚：南京路

宜昌，長沙，沙市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證圖字第四四九號

82
476-5-1
11

重慶市圖書什誌審查委員會發給審查證四四九號

中華

54.6
725

. 4 0

116
P38